

在岛城排水工作系统中,有一个特殊却又不为人所知的工种——污水水样采集员。他们全年无休,每日到处奔波,采样的污水点近20个。由于部分污水排放点处于荆棘丛生的河道暗渠旁,工作人员不仅遭受蚊虫叮咬,更面临被蛇鼠咬到的危险。

水质判官 风雨无阻测污忙

文/本报记者 蓝娜娜 实习生 周长天 片/实习生 周长天

钻荆棘赶蛇鼠 采完水样变“刺猬”



赵慎晃正在杂草丛生的河道旁采集污水水样。

10月31日13时30分,记者跟随青岛市城市排水监测站监测室主任赵慎晃一起从团岛污水处理厂出发,到娄山河流域内的9个地方采集污水水样。50分钟的行程中,小港附近道路坑洼不平,车辆颠簸严重,而行至娄山河流域内工厂集中处时,大型货车带起的尘土更是漫天飞扬。

抵达第一个污水采集点,即娄山河支河刘家宋戈庄河下游后,赵慎晃下车,只见他一手拿着一个金属小桶取样器,上面系有长绳,一手拿着盛污水水样的容器,来到靠近河边的土地上,放绳取水样。即便周边经过的货车卷起漫天尘土,他也全然不在乎。“水温19℃,PH值6.5。”赵慎晃边说,搭档张玉香边记录。随后,赵慎晃与搭档以相同的方式,又分别在娄山后河桥下、娄山河印江路桥下、碱厂污水排放口、钢厂西侧贵

阳路段污水渠5处地点采集水样,由于工作熟练,5处地点采样加行车总共耗时半个多小时。

当采集到坊子街下游和刘家宋戈庄河上游时,采样点的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原本土地或水泥地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地,甚至有的采集点外还被拴有铁刺的三道铁丝阻挡,记者只能跟随赵慎晃小心钻过。进入杂草丛生的荒凉地内,赵慎晃一边费力踩着三四厘米高的草地行走,一边不断用木棍敲打地面,还要不时用胳膊拨开针刺众多的荆棘。“这些河道、暗渠周边不仅有蚊虫,还有很多蛇鼠,我先用木棍敲打,就是为了赶走他们。”赵慎晃说。

从杂草丛生、遍布荆棘的荒凉地采集完水样后,赵慎晃的身上扎上了许多荆棘刺,俨然如一只“刺猬”。对此,他却笑着称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夏季采样频受伤,采样繁多风雨无阻

“夏天娄山河这边的很多采样点温度都高达34℃左右,因为采样点附近杂草、荆棘、蚊虫众多,我们大多都穿着长袖衣服进去采样,不等采完衣服就全湿透了。”赵慎晃说,夏季采样是最辛苦的,基本上男女采样员都要穿长袖工装进采集点采样,只有气温太高时,一些男采集员才脱下长袖衣服,穿着短袖衣服进入采样,可采样完成后,胳膊上难免留下一道道鲜红的印子,严重者还会被荆棘刮出血。不仅如此,成群的蚊虫几乎是往人身上撞,不时出现的蛇、老鼠也对采集员的安全产生威胁。

赵慎晃还称,由于单位里配备的车多为十年左右的老车,暖气、冷风功能基本不具备,有的车甚至还严重漏风,冬季外出工作条件格外艰苦。即便如此,全年每天都还是会有人外出采样。

青岛市城市排水监测站副站长雷鸣介绍,要保证时刻了解青岛污水排放的水质情况,污水水质测验工作就必须天天进行,如此一来,污水采集员的工作任务量就变得非常大,并且每天都必须有人外出采样,可以说这项工作是风雨无阻,全年无休。

据了解,青岛市市内四区有团岛污水处理厂、海泊河污

水处理厂、李村河污水处理厂、娄山河污水处理厂和麦岛污水处理厂5大污水处理厂,除了距离太远的娄山河污水处理厂是两天一采样检测外,其余4个污水处理厂必须每天接受采样。同时,青岛市莱西、胶南等五市13座污水处理厂每月也都要接受一次采样。

“采样员还要对申办排水许可证的宾馆、饭店、建设单位等进行采样,一个月约30家;每月还要抽选印染、化工、食品行业的10家排水大户进行重点监管,每家每月采样两次;河道、前海一线、暗渠等40多个污水采集点每月也要采集一遍。”雷鸣说。

陪伴家人时间少,人人都有职业病

据悉,目前青岛市城市排水监测站监测室负责外出采集污水样本的工作人员共有8人,平均年龄在44岁,年龄最小的今年38岁,年龄最大的就是赵慎晃,今年55岁。

“人上了年龄,身体就不如从前了。我们常年坐车在外奔波,老车在坑洼路上颠簸很厉害,再加上冬天不论多冷都要外出采样,所以采集员几乎人人都有职业病。”赵慎晃说,8名采集员中,男女对半,所有的女采集员都有腰酸、腰疼的问题,同时,男女采集员大多都还有关节病。如今,虽然还没有正式入冬,赵慎晃已经在膝关节处贴上了膏药。

赵慎晃称,身体上的苦痛他并不是很在意,但是对家人的愧疚却实实在在令他心酸。由于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3年前,赵慎晃80多岁的老母亲卧病在床时,他根本无法抽出太多的时间亲自照料,陪伴母



赵慎晃钻过荆棘丛,站在陡石上采集污水水样。

亲。直至今日,没能在母亲病中多陪伴成了他最大的遗憾。“孩子很懂事,老婆也很理解,家人对我的支持让我能够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下去。”赵慎晃说。

47岁的张玉香与赵慎晃有着相同的感触,因无法长时间陪伴家人,张玉香感到心

酸。“平时也没时间管孩子,孩子只能扔给别人,要是他闹了直接给个糖哄哄也就过去了。”张玉香说,孩子已经上初中了,这么多年里仅有几次轮班休息带孩子出去玩。因为每天采样任务繁重,一个人休息势必增加其他采集员工作强度,因此她很少提出休息。

工作累新人难留,期盼带出新徒弟

“污水采样并非仅是采集水,还需要对污水处理厂排出的泥进行采样。同时,如果在某一流域发现水质不达标,还需要有足够的力量追溯出问题源头。因此,污水采样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活。”赵慎晃说,如果要培养一名新徒弟,一般而言,新人一年就可以掌握填表、抽样方法等简单的工作;三年才能做到熟悉岛城所有的市政管线走向,污水

处理企业处理工艺以及各企业生产情况。

赵慎晃介绍,自1995年排水监测站成立后,由于工作繁杂、任务量大,他所在的监测室就没有正式留下过一个新来的员工,正因如此,监测室采样人员的年龄偏高情况严重。“新进入单位的新人会轮岗实习,一般在我们这里实习一段时间就会离开,没有人会真正留在监测室这个部门。”赵慎晃说,8名采集员

中有两人再过两年就要退休,而他也只有5年就要退休,考虑到没有新人加入会出现“断档”问题,因此他很有希望在自己退休之前能手把手教出几名扎实肯干、吃苦耐劳的徒弟。

据了解,监测室不仅是难招污水采集员,就连搭载采集员外出工作的司机也非常难招。该单位今年招聘到的两名司机均因工作过于劳累,工作了两个月左右便辞职了。



赵慎晃展示刚从刘家宋戈庄河下游采集的污水水样。